



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

赵荣发

秦阿姨是我们单位曾聘用过的一位清洁工,五十出头年纪,中等身材,端庄的脸上—双大眼睛,一看就知道年轻时是个漂亮的大姑娘。可是,每当我同事们这样称赞她时,她却常常蹙起眉头:“唉,长得好看有啥用,命苦才是真的呢!”

会笑出声来呢!”
可是,所有这一切,竟然完全被颠倒过来——秦阿姨家逢上征地拆迁啦!风声早就传出,成真却如瞬间,秦阿姨家一下子分到了四套新房!

“父母官”,是随他下乡采集一些报道材料。只见他虽然长得矮小,却是风光无限。一路上,那些大大小小的干部,无不笑容可掬地迎接他,对他的吩咐更是连连点头,“你放心,我们一定照办!”

原来,秦阿姨出生在农村,长大后嫁给了同村的“李小晚”。当时只道青梅竹马,遂了心愿,不料婚后的日子一长,秦阿姨便觉得自己“上错花轿嫁错了郎”——儿子尚未长大,公婆已进暮年;等待奉完了老人,又得操持儿子的婚事;加上老屋翻修扩建,丈夫遇上车祸,一路走来,这日子始终过得紧巴巴、苦滋滋的。

秦阿姨很快辞掉在我们单位的那份活儿,临别那天,有同事与她打趣:“秦阿姨,你福气比我们好多啦,就算我们每年有十万元收入,辛苦三十年也抵不过你一套房子啊!”“哈哈,一只老鼠跌到了米缸里,你干脆这样直说了嘛!”秦阿姨开怀大笑,“不过,我这福气来得多少晚了些,许多乡里人家早就碰到拆迁分房奔大康啦!”

可是,就是这样一位角色,没几年却被拉下了马。东窗事发的导火线据说是女色,他在一家宾馆里被抓了个“现行”,之后被顺藤摸瓜地牵出好几桩违法乱纪的丑闻。巧的是,去年冬天,我在一家医院遇到他。此刻的他身材佝偻,脸色憔悴,身边一个陪护的人也没有。过后一打听,唉,就连他的“糟糠之妻”也嫌他龌龊,弃之如敝屣也。

也因此,五十来岁的秦阿姨在得知我们单位要招聘一个清洁工时,会匆匆找上门来。她每天要忙乎大半个上午,除了负责清洁卫生外,还得帮着做些信件收发等杂活,而每月的报酬只有一千来元。但即便这样,秦阿姨也觉得不错:“这点钱可以贴补不少家用呢!”心理上的失衡自然是有,但凡见到我们领工资时,她便会十分羡慕地说:“如果我也有这么多收入,晒梦梦里也

此话没错,一个新的担忧也由此引起人们的关注:在命运发生重大改变以后,他们是否能保持勤劳节俭的本色,实现“三代出贵族”的神话?

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人生的变化可谓充满禅机。有首歌唱得真叫那个好,它在翻来覆去地唱着“山不转那水在转,水不转那云在转”的中间,牵出这样一句话,“没有憋死的牛,只有愚死的汉”。想来,这里的“愚死”,应该包含了这样一些元素吧:落难时的自怨自艾、富贵时的纸醉金迷、权重时的肆无忌惮。

并非杞人忧天。想当年,改革开放的大潮催生出众多“万元户”,可如今,这些个大款,分明有不少已被湮没在历史车轮前行的尘埃中。

千秋掌故,已成往事;人生多变,还需自重,须知“那小曲好唱,唱好了那也难”。

当今官场里,又有多少个人物,从呼风唤雨的云端坠落到千夫所指的深渊。

第一次见到那位地方上的

天涯逆旅海彬诗

邓秉元

认识刘海彬先生,是因为浅草斋主人谢春彦老师。未见其人,已在心中默想彦翁口中叹赏不止的那位“江湖好汉”是何许人物。这么多年,书剑飘零虽久,崑崙磊落之士却难数遇,盖斯人寂寥难与时谐也。

愤懑藏乎其间。我读海彬之诗,既喜其“休向城头呼万岁,且寻草根觅真知”(《庐山观日食》),又喜其“除得余年作壮游,越大漠,浮南海,南北西东,一似老顽童”(《江城子》)。既有“我在西溪畔,山花自飘零”的感怀身世(《佳节怀远》),也有“扁舟遍五湖,明月共一樽”的块垒全消(《无题》)。朱门锦绣丛中,每观世态炎凉,白云苍狗。世变孔亟矣,人心馁败矣,而万里江山入画图,又忽生无限豪情,希望总在前头。其诗不砌词故作绮语,我手写我口,开口见喉咙,浑雅极时,于声律亦偶不屑雕琢,其艺术吾不可具论,然其人则实为真诗人,是予所谓直也。

海彬先生乃皖人,皖地山川有奇气,又兼《货殖列传》所谓“合肥受南北潮”,自古多豪杰。我虽悬揣古昔,既见其人,心中仍未免一动。海彬先生近二纪,遍历政学商媒,阅历极丰,但观其言行却无丝毫贵气、阔气、盛气、豪气,亦无客气、媚气、烟水气、头巾气,倘不知伊经历,实在莫测其究竟是何如人。其行猗健,静若渊停,好似习武之人;其貌如关西大汉,挥铁琵琶,唱大江东去;而发言吐属,又每每挥洒自如,方圆有度。此天地之间一健实、爽直汉子也,唯此庶几可以形容之。

我谓海彬,读其诗而见森然古意。非指其语言也,乃言其诗心。子曰:“《诗》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思无邪。”邪者曲也,所谓无邪,就是直的意思。古人说德字本义,谓之“直心”。海彬以其直心观世界,发之为诗,直之为义大矣哉!

海彬之直,尤见于诗词。海彬先生喜交友善游历,其踪迹上穷碧落,下履幽泉,魏阙之高,江湖之远,重门之内,市井之间,几乎无不可以发之为诗。其诗不作媚时语,亦不作苦闷状。近世士人,其浊者苟容取利,其清者去恶欲尽,倘发为歌诗,则或中人欲呕,或剑拔弩张,虽高下不无云泥之判,但以艺术论之,或皆未免失诗人之风致。古人论诗,讲究“怨而不怒,哀而不伤”,绝非那种常流于愚忠愚孝的所谓“忠厚恻怛之至意”,对孟子所云独夫民贼,诛之而已,有何缠绵悱恻可言?其所以不伤者,乃守素乐道,于天地之生机未尝绝望;其所以不怒者,乃直道而行,不必有忧戚

海彬先生以诗集三部赠我,其一曰《东西南北集》,而以“驴(旅)友”自居。予甚爱此书之名。昔孔子自言,“丘东西南北之人也”,其自筮,亦得《旅卦》,此诚孔子一生汲汲皇皇,拯济生民之写照。予每读《旅卦》,常叹世道之多艰。自东发以来,南北壮游,蓬飞萍散,中宵子立,天地何依。也算是天地之中一旅人罢。今海彬遍游天下而诗情豪兴不减,是真得古人“乐以忘忧”之遗意矣,予所以喜其诗,壮其人者以此。人生天地间,忽如远行客,天涯即是逆旅,逆旅亦何尝不是天涯?



每逢过端午节,长辈们都会在晚辈的手腕上系上一缕带有红、黄、蓝、绿、紫五种颜色的五彩线,也叫五彩长命缕,据说系在手腕上可以避邪和防止五毒近身,可以保佑这一年平平安安,幸福美满。然而,我心中印象最深刻的五彩线,不是母亲系的,也不是妻子给系的,而是我在煤矿工作时我的师娘给系的。



20多年前,我怀揣美好的梦想辍学来到东北鹤岗矿区,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煤矿工人。记得我来到煤矿后的第一个端午节,那天早晨升井后,我洗完澡刚要回职工宿舍,被师傅叫住了:“你师娘说了,让你跟我一起回家吃粽子。”

来,暖暖的。
我的师傅姓孙,说话粗鲁,脾气暴躁得点火就着。但是,在场子面却是整个煤矿最优秀的矿工之一,年年被评为全矿“安全标兵”。他工作起来认真,一丝不苟,而且雷厉风行,所带领的班组在全矿场子面

我看了看师傅,答应了一声:“哎。”眼泪不由自主流了下来。
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偏远的东北,特别是在过节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话,感觉内心被阳光包围起

是出煤最多、安全最好的班组。别人都说这是师傅背后那位漂亮、温柔、勤快的贤内助——我的师娘的功劳。我心里早就对这位未见面的师娘好奇了,这次正好去看看师娘到底是何方神圣。
跟着师傅刚到家门口,忽然,一位40多岁的中年女人迎了出来,热情地问道:“这就是小周吧,你师傅没少夸你,夸你有文化,又能干。快进屋!”
“行了行了,别夸了,再夸就要翘尾巴了。”师傅嗔怪道。
这个中年女人就是师娘。我腼腆地微笑着和师娘打了招呼,跟着师傅进了屋。屋内收拾得真干净,沙

师娘的五彩线

周脉明

发上套着雪白沙发罩,灰色大理石地面锃亮,门窗的玻璃擦得就像没有玻璃一样。家具和各种日常用具摆放得井井有条,一尘不染。这一切不用猜就知道是出自师娘之手。
“坐下吧,别拘束,两个孩子都上学去了,就咱们三个人。”头一次看到这么干净整洁的房间,我红着脸,不好意思坐下。师傅一下子把我扒拉到沙发上:“老娘们就这样,爱干净,你以后有了媳妇就知道了。”
“来来来,我给你系上。”这时,只见师娘拿着一把五彩线来到我面前,边给我往手腕上系边叨咕道,“系上五彩线,下井保平安;系上平安线,走进场子面,避邪祛病幸福一年又一年……”
这时候,我眼前竟然幻化出小时候母亲在端午节给我系五彩线的

情景……我的鼻子发酸,两行热泪不由自主流了下来。
师娘给我两个手腕都系完后,就给师傅系。她和师傅对视了一眼,看了看我,像以前母亲叮嘱我一样:“以后啊,这里就是你的家,家里有啥你就吃啥,师傅和师娘都喜欢你。以后啊,师娘年年端午节都给你系五彩线。”
我的泪水更多了。
这顿饭我吃得极其香甜。我不仅手腕上系上了五彩线,而且吃到了粽子、煮鸡蛋,还在师傅的撺掇下喝了酒,如果不是师娘后来把酒瓶藏起来,恐怕会被师傅灌醉的。
这是我第一次进师傅家,第一次除母亲之外的人给我系五彩线。我想:我和师傅都会平安的,因为我们手腕上都有师娘系的平安线。